

詞林新話

吳世昌 著
吳令華 輯注
施议对 校

繆荃孫題

北京出版社

吴世昌 著
吴令华 辑注
施议对 校

詞林新話

缪钺題

北京出版社

装帧设计 责任编辑 题字

常孙 翰恒 卿年 钺

(京) 新登字200号

词 林 新 话

CILIN XINHUA

吴世昌 著

吴令华 辑注

施议对 校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顺义燕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75印张 278 000字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 035

ISBN 7-200-01261-0/J·108

定价: 6.80 元

虽尊师说 更爱真理

不立学派 但开学风

前 言

本书系根据吴世昌先生在一些词书上的眉批、夹注及片断手稿、信件等整理而成。

吴世昌先生（1908—1986）字子臧，浙江海宁人。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青年时期即不断发表学术论文，为国内外学人所瞩目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曾先后执教于西北联合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湖南国立师范学院、国立桂林师范学院、中央大学等校。1947年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赴英讲学，任该校高级讲师兼导师，被举为该校东方部学部委员、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。1962年回国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先生一生治学范围甚广，正如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于1936年在《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》中所赞：“文、史无所不通。”先生为学，好穷根究底，发前人所未见，扶微钩沉，辟新蹊以通幽，不拜倒在权威脚下，不迷惑于人云亦云。先生曾说：“平生为文，如无创见确解，决不下笔。”“人云亦云，取之伤廉，再加传布，徒以欺人，二者皆丧德。这不是说我的每句话是真理，这当然不可能。但如有错误，人所共见，也不难改正，有过则改，决不文过饰非，护短自欺。”他还曾写道：“虽尊师说，更爱真理，不立学派，但开学风。”这可看做是他一生治学的座右铭。

在词学方面，先生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。例如关于宋词分派，一般都认为有以苏轼为首的豪放派。先生经过反复研究，提出“北宋没有豪放派”的看法。他从词的起源，论述词这一文学体裁的最

初特征、作用，又具体分析了东坡词及北宋时的词风，认为苏轼是给词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，用词这一体裁来言志，但并没有改变当时的词风；苏词是千姿百态，三百余篇词中绝大多数还是不洗绮罗香泽的“婉约词”，称得上“豪放词”的不过十来首。苏轼的经历也不像辛弃疾，没有“壮岁旌旗拥万夫”，顶多也只是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他的思想又多受陶渊明及佛、道的影响，也很难统称之为“豪放”。所以，“苏辛有词，豪放无派，豪放有词，苏辛无派。”先生主张对苏词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，不要用一个“豪放派”的标签把苏词的研究简单化。这个论点，在国内及日本词学界曾引起热烈讨论，促进了词学研究活动。

又如晚清词论家所标榜的“寄托说”，先生也是痛加驳斥。他认为这种论点牵强附会，主观推论，以求微言大义，给词学研究带来了很不好的风气。针对谭献的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”的说法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：这是“随心所欲，教人造谣，欺人太甚。实乃对真理的嘲弄、良知的奸污。”他更进一步揭穿民初一些词论家竟尚比兴寄托之说，其故有三：一为遮其冶游狎妓之羞；二为遮其不学无知之羞；三为掩护其怀念清帝，妄冀复辟之逆说。当然，对一些确有寓意，表现手法很好的寄托诗，他也是细心发掘的。例如刘后村的《卜算子》、《昭君怨·牡丹》，他赞为：“此真寄托之上乘”，“白雨斋爱谈寄托而不见此二首，真有眼无珠也。”

再如关于作词，先生主张“说真话，说得明白自然，切实诚恳。”“凡是真话，深固可贵，浅亦可喜；凡是游词遁词，皆是假话。”他还提出，词之佳者，要能“即景传情，缘景述事，就事造境，随境遣怀。”对于某些人故作吞吐晦涩之词，他是不赞成的。他说：“词必须作得读者能解，若不可解，即文字有病或未达意。”有人以为填词要避俗求雅，先生以为：“大家不避俗。若刻意求雅，则雅得太俗矣。”

对各家的词话、词选，先生都有所评价，不因为是权威而随声

附和。如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，他多有批评。对名家名作，他也不一味叫好。他指出苏轼的《水龙吟·杨花》拟人太过，辛弃疾的《贺新郎·送茂嘉十二弟》用典不妥，尽管这两首词都是各家常选的名作。吴先生以为：“前人读词，每赏其声情俱茂，而不问其内容，一味赞扬，似乎大家决无败笔，殊不然也。”另一方面，先生还对许多词作了进一步的深解、或与众不同的新解，表现出他深厚的学力和精辟的创见。对于近年来印行的词论、词选等书，他曾提出：不要机械地规定每人选几首，要认真地看作品内容，以定选多少；不可世故地看某一作者是否出名，要诚实地看作品水平以定取舍多寡；不要因见某人印有“诗集”、“词集”，不好意思不选，如作品低劣，即有十本集子也不要选一首。对近年所出词论、词选，他曾举出一些作家、作品作为衡量水平的标准。其中有：如何看流行的东坡故事（如讥少游“一个人骑马门前过”）？对苏词《卜算子》（“缺月挂疏桐”）、《蝶恋花》（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）如何理解？如何评价东坡和章词《咏杨花》？如何认识东坡对柳永词的评价？如何看待“饮井水处皆咏柳词”？对晏几道如何评价，选小山词几首？有否选清真《少年游》（“朝云漠漠散轻丝”），如何评价？对清真其它词如何评价？如何评价李清照之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（“香冷金猊”）？如何理解辛稼轩之《念奴娇》（“野棠花落”）？如何解决白石《长亭怨慢》（“渐吹尽”）之韵脚？对梅溪是否只选两首咏物词：《春雨》、《双双燕》，有否选《寿楼春》（“裁春衫寻芳”）？是否选梦窗《唐多令》（“何处合成愁”），有否选《绛都春》？等等。由此也可看出先生对词学的独到见解。

先生生前，曾打算写一部《罗音室词话》，但没来得及动手便遽然病逝。可以想见，这些宝贵的眉批、夹注、草稿就是《词话》的基础。现将它们整理编排，分为五卷：卷一为词论，内容包括词的源流发展、作词要领、评词标准，及对部分词话、词集的评价，卷二至卷五分论唐五代、两宋、金元明清的词人词作，共涉及一百六、七十人，作品六百余篇。附录收入了对诗的部分论述。这些文字写

于不同时期，有的批在书眉行间，有的见于笔记散页，除少数摘自信札或残稿外，大都是读书时信笔写下，即兴而发，冲口便出，或说理论争，或调侃戏谑，或钩沉发微追根求底，或针贬时俗借题发挥，也有只下断语而未作任何说明者。行文有文有白，口吻时庄时谐。有些批语是只就一枝一叶而言，并不一定是全面的准确的评价。在一些书上，他赞赏时只加圈点，反对时才写批语，这样照录下来难免给人以批评多而首肯少的印象。须知这些文字，原本只是为自己研究撰文时积累资料，正式发表时必将有许多补正。这点希望读者理解。我们在整理时只能略加综合，对明显的笔误作些改正，并适当引入了所针对的原文。少数批语，我们在理解上还缺乏把握，只好割舍不录。由于自己学识浅陋，免不了有许多错误的地方，希望能得到了解先生的方家们的批评指正。

吴令华

一九八八年春于北京

目 录

前言	(1)
卷一 词论	(1)
卷二 唐、五代	(73)
卷三 两宋(上)	(112)
卷四 两宋(下)	(209)
卷五 金、元、明、清	(286)
附录 诗话	(395)
参考书目	(457)

卷一 词论

1

词，又称“诗余”。“余”者，孔子所谓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之“余”，今称“业余”，亦犹此义。唐人赴试应制皆须作诗，而真实性情不能于焉表现，则退而自以民间乐府歌词以抒其情，故曰“诗余”。故“诗余”多吟咏性情之作也。南宋文人习于填词，则以论事感时之作写入词中。凡此题材本应入诗，故当时人以为苏轼以诗入词也。

2

唐刘宾客^①《董氏武陵集纪》：“兵兴已还，右武尚功。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，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。故其风浸息。乐府协律，不能足新词以度曲。夜讽之职，寂寥无

① 刘禹锡（772—842），字梦得，世称刘宾客。有《刘梦得集》。

纪。”蕙风^①录此语后曰：“‘夜讽’字甚新，殆即新词度曲之谓。”^②按：“夜讽”，即“夜诵”，“讽”“诵”同义。“夜诵”见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“至武帝乃立乐府，采诗夜诵，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歌。”二字不新，亦非“寂寥无纪”也。

3

《白雨斋词话》^③曰：“词中如《西江月》、《一翦梅》、《钗头凤》、《江城梅花引》等调，或病纤巧，或类曲唱，最不易工。（难得大雅。）善为词者，此类以不填为贵。”^④此真经验之谈。然曰：“或类曲唱”，则于词史全不了解。词本起源于曲，正是古曲，何必类乎？

4

词乃是先有音乐调子，然后按调做长短句，不是做了长短句，然后又把它“音乐化了”，先得新腔，然后按腔作歌。

① 况周颐（1859—1926），原名周仪，字夔笙，号蕙风，近代词论家，有《蕙风词》、《蕙风词话》。

② 《蕙风词话》卷四第三九则。

③ 陈廷焯著。陈廷焯（1853—1892），字亦峰，近代词论家。

④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七第三〇则。

5

《花庵词选》^①晁次膺^②名下注：“宣和间充大成（晟）府协律郎，与万俟雅言^③齐名，按月律进词。”可见宋时每月有规定音律，大晟府官吏须按律每月进词。

6

《蕙风词话》续篇卷一第十四则记“日本贞亨初（当中国康熙初）所刻《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》（吾国西颢陈元靓编辑）卷八《音乐举要》有管色指法谱字，与白石所记政同。”此资料重要。

7

止庵曰：“《花间》极有浑厚气象。”^④余以为《花间》^⑤

① 宋人黄昇编选。黄昇，字叔旸，号玉林，又号花庵词客，南宋时人。

② 晁端礼（1046—1119），字次膺。有《闲适集》，不传，今传有《闲斋琴趣外篇》，六卷。

③ 万俟咏，字雅言。北宋时人。有《大声集》，不传。

④ 见周济著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第八则。周济（1781—1839），字保绪，一字介存，晚号止庵，清词论家，有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、《词辨》、《宋四家词选》、《味隽斋词》等。

⑤ 五代赵崇祚编《花间集》，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。详见《花间集简论》（《罗音室学术论著》第二卷）。

只是言之有物，无他奥秘。

8

复堂^①以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^②为“繁猥”^③，非妄语即无识也。

9

亦峰评《浣雪词》^④：“刻翠裁红，务求新颖。”“总不免染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陋习。”^⑤余谓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不陋，陋人见之曰“陋”。若论词而以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为陋，是数典骂祖。作词不宗《花间》，更何所宗？北宋词人，舍《花间》又何所据乎？按此亦峰故作矫情之语，以自鸣清高。若真陋《花间》，便不应作词论词。修辞贵立诚，亦峰作遁词，伪矣哉！

① 谭献（1832—1901），原名廷献，字仲修，号复堂。同、光间词学家。有《复堂类稿》、《复堂词》、《复堂词话》等。又选清人词为《篋中词》。

② 《草堂诗余》，为南宋时书坊所编词集，供艺人说话时参考用。参见54—60页。

③ 《复堂词话》第三九则：“四水潜夫填词名家，善剔择，非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之繁猥。”

④ 毛际可词集。毛字会侯，号鹤舫，清初人。

⑤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三第三三则。

10

静安^①论词曰：“词之最工者，实推后主^②、正中^③、永叔^④、少游^⑤、美成^⑥、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。”^⑦此语自是卓识，但不能排除温^⑧、韦^⑨及《花间》诸大作家，否则数典忘祖矣。

11

或以为《花间》在思想、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。则不但思想内容，连艺术形式也有严重缺点？又

① 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，字静安，一字伯隅，号观堂，词著有《人间词话》、《观堂长短句》等。

② 李煜（937—978），字重光，史称南唐后主。词存后人刻《南唐二主词》。

③ 冯延巳（903—960），一名延嗣，字正中。宋人辑有《阳春集》。

④ 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六一居士。词有《六一词》。

⑤ 秦观（1049—1100），字少游、太虚，号淮海居士。词有《淮海词》。

⑥ 周邦彦（1057—1121），字美成，晚号清真居士。词有《片玉集》，另有《清真集》。

⑦ 《人间词话》删稿第三九则。

⑧ 温庭筠（812？—866？）本名岐，字飞卿。词有《握兰集》、《金荃集》，不传。今有王国维辑《金荃词》一卷。

⑨ 韦庄（约836—910），字端己，有《浣花集》。

称南唐冯延巳、李煜在艺术上努力摆脱《花间》的影响，北宋的词直接继承了南唐词。如此说来，北宋词与《花间》无关，还是间接继承？

12

刘熙载^①谓词“至东坡^②始能复古。后世论词者，或转以东坡为变调，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。”^③此论妄极。在北宋而言复古，只有复到晚唐五代去，即复到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作风。以晚唐五代为变调，是以祖先肖子孙，不是子孙肖祖先之类也。

13

亦峰曰：“北宋去温、韦未远，时见古意，至南宋则变态极焉。变态既极，则能事已毕，遂令后之为词者，不得不刻意求奇，以至每况愈下，盖有由也。”^④然则救之道，岂不在上溯《花间》、北宋，以返淳真？

① 刘熙载（1813—1881），字伯简，号融斋，晚号寤崖子。著有《艺概》等。

② 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。词有《东坡乐府》。

③ 《东坡乐府笺》引。

④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三第一九则。

14

亦峰曰：“北宋词，沿五代之旧，才力较工，古意渐远。晏^①欧^②著名一时，然并无甚强人意处；即以艳体论，亦非高境。”^③按北宋词多为“艳体”，何谓“即以艳体论”？艳体以外，尚有若干可论之体？既钻入“沉郁”^④之牛角尖，则角外天地自然不见矣。

15

《白雨斋词话》记蔡伯世语：“子瞻辞胜乎情，耆卿情胜乎辞，辞情相称者，唯少游而已。”并评曰：“此论陋极。东坡之词，纯以情胜，情之至者词亦至，只是情得其正，不似耆卿之喁喁儿女私情耳。”^⑤按伯世所谓情，正是儿女之情。误解其意，斥为鄙妄，非也。

16

白雨斋论清初词人，曰：“综论群公，其病有二：一

① 晏殊（991—1055），字同叔。有《珠玉词》。

② 即欧阳修。见5页注④。

③ 《白雨斋词话》，卷一第二三则。

④ 参见20页。

⑤ 《白雨斋词话》，卷一第三三则。